

淵穎吳先生集

四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

門人金華字瀛編

讀唐太宗帝範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撰以教六子五代
 喪亂書有錄而遂闕暨今上征雲南魏夷始出以獻而篇十
 有二篇復完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豈必立為治天下
 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旦
 昏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焉藉不至於甚亂
 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基乘疏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為法
 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弃其先祖之訓賊國敗家
 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厲宜若無異於
 漢唐之季也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之垂播於宗廟布在
 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赫然而振起者有也自是以來漢
 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

淵穎集卷第一

嗚呼漢法遠矣蓋惟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
 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救其
 壞太宗始銳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即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
 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
 續而行且將有特於此而不害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
 定以常負師徒之備設以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
 均度以斂財役民則田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
 之道不作而一切霸強苟簡之術用大宗乃能慨然庶幾乎
 先王仁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
 可謂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
 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
 強而教之謂為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曾不幾時內則惑於嬖
 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紛變故之迭至曾不可

以思患而預防者卒至於易姓破城殺君幸其有所扶持
馮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
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
典章之中或不能自免其瑕聖簡隙之可議書有之曰丕顯
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
為治無乃文謨武烈一本於正又能無缺者豈或猶有可憾
者耶何則太宗親定寓內蓋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
自其即位北城突厥薛延陀西制高昌後其種人編置於邊
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漢內外之防及其晚年又且東征高麗
瀕死而弗已是雖高宗之慈儒猶嚴其故深異乎漢孝元之
議罷珠崖者降及數世而明皇繼之君臣宴安邊隙數動至
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言天盜承之而邊
起由是天下多故藩鎮繫錯突契丹深入河言回鶻連

淵穎集卷第一

陷秦隴震蕩都邑師徒境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言令所及
曾不出淮浙已廣數十郡地而遂已言任師徒之備授
田之法斂財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此豈非當世邊境
用兵之或過遂致蔓延於中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
昏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絕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
替得以扶持馮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
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瑕聖簡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
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拍麾群夷適之以為當
今屈己和親敗軍卻境之効不可救已夫然故唐之一代天
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太宗而後世議
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
紕封德彝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
可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木於正無

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異於是
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任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
信夫

詰玉露辭

予少嘗有四方志既長而益病且惜其志之或不我遂也於
是假爾秦龜用以卜其出處行藏之决者而玉露無所徵雖
然古之龜書則久而不傳於世矣作詰玉露辭
予昔日之有事予曾端策乎元龜度揭我以吉繇予曰遠行
之不疑誌循而弗立予年偃蹇以失時祇自大馬而復蹶予豈
玉露之獨吾欺惟玉露之神聖予諒天道之秉為練時日之
臧否予佩國家之安危何嘉林之養壽以撫芳芬以教嬉遊
清江之授節予竟豫且之見靈將靈之靈
卜師矧梁米及夫穉黃兮幸鑿後而無遺真古今之至寶也

淵泉集卷第一

三

寔誠敬以自持曷五地之罔信予匪至咸其孰能詰斯嗟童
髻之我悟予展素書以延訪塵壯志之及少試予迄環堵
之恒屢彼周路之砥平予喜萍藪而騰者以此品谷之險幽兮
閱蓬蒿以時旅况卑汚而蹇淺兮久屈蟠於泥土迺虛夸而
誕慢兮謂音節之協夫言羽言無徵而志合兮行無實而畢
舉用靜作之在人予何冥頑之不吾告語緬天高而地下兮
聿依附以相成尚祁寒與暑雨兮或怨咨以為聲當耘耨而
務植兮迨負擔則真意每詬號而銜鬻予競馳騫以交爭紛
燕南而越北兮特嗟獨而不行顧瞻而楚瘠兮恍肝膽之相
攫窮心思其志橫兮聲利欲之捨攘使太虛之日以百變兮
曾不足以熈萬有之異情卑陰陽之雜糅予聲品庶之馮生
宜洪纖動植之散殊兮實豫之其翅足與根莖何自知之不
徹兮却靈故乎厭霧者厥霧之伊赫兮僅枯骨之我醒胡文

章之不鼓汝譽兮抑智慮之不淵精信乎不內而務外兮故
卒與俗而咸謚為飛自玉霸之有言兮庸一泯於至默雖吹
壘而我瀆兮恐告猶而弗食孰方功而義弓兮孰體色而墨
坻楚霸投節而終不汝昇兮關朗豫占而任德茲一息之高
存子幸五官之識職諫用舍之無與於己兮庶藏脩之是力
素自治之不勇子取罔據而欲穡毋謂龜策之不能以知事
子極神霧之不可測

續宜辨辭

予自一二年來病既久而日以嗜睡睡又多夢或謂予古有
善睡者其神名曰宜辨蓋宜之乎予每惟夫病之亟矣惟睡
為能少息夫病也然而晝之所思夜夢見之紛擊驟擾不遑
少止是則甚非學道者之所宜有也作宜辨辭
抑我生之多病兮延福屢而向隅爰有托於假寐兮僅身心

淵泉集卷第十

四

之舒愉幸世紛之刊落兮寄五葉之宴如寺百年為一指子
謂八極其遠方昔宰予之在聖門兮曾說片其不可雕朽何
傲戒之遽忘子思冥安之或踰豈宜辨之每為我巢兮竟淫
觀其遊誅予誠與汝而並世兮敢自陷於莽夫惟枯瘠之若
茲兮卒戰兢而自勸冥形骸之欻肅兮召魂魄之迷瀆竦志
勇而汝擊兮充氣楮以為衛抗禱梧之不復瞑子麾狂藥而
弗竊技妄華之根撥子敘邪壘之譏議尸蟲穢雜而不黨兮
豎纏綿而何察歛天地之一清兮赫聖賢之吾對湛霧扁之
寂然子遺妙蹟之無外精思慮其若一兮致事為之弗闕信
茲魔之累逐以不返兮吾益見其通明而罔害嗟早歲之我
痼子素平居之鮮權固精神之耗蝕兮漸榮衛之疲殘迄旦
為之見格兮徒夜寢之能胖曷界我以宵嘆兮思濟身之艱
難當日用之不遑少息兮紛俗變之相干頤嗒然而欲一隱

其几兮懼純素之終究之或死其名譽兮劍士寤喪其怒
順尚宣逐舉攬之盡去兮寧神吟吟藝而增昏信默之而時
化兮直歸之而道存吾何負而我遠兮雖自訟其奚殫彼陰
陽之交會兮特感變之所起宜正醒之有占兮實履輝之相
倚緬古莽之睡矇兮復昇落之跳躑豈幻化之往來兮孰夢
覺之非是歛吹焚乎死灰兮恍恍滄於止躑形接而謂夫皮
膚兮竟神通於骨髓何今魚而昔鳥兮且我蝶而彼蟻方雲
霧之倏為飛滅兮又雷震之鳴燬貧何患而或盈倉庾子賤
何辱而遽躋朱紫兮苦樂之相乘兮固動靜之可頌謂靜之
之可以自勝兮卒勤勞而弗已誠道真之不至兮故徒与世
妾而同軌自我病而益病兮匪宜憐其誰尤肆操存而不舍
兮收視聽而与謀嚴聰明之不我墜茲為愈泮矣而優游要
虛情之盡黜兮俾落等之曰謬惟真人之無夢兮在一默而

淵氣美矣一

王

何求縱我夢之或可少徵兮吾又何得黃帝与孔立聆晴總
而咲激兮發靈簡以歌詠頌宜赫之一窟以不復兮用稽首
于玄都

葛天氏牛尾八闋樂歌辭

古者葛天氏之世世道治矣而人民康又樂是用作始教人
操牛尾投足而歌之是亦天地之間自然之至音也然而樂
辭不傳後有博古閱覽者惜古樂之日闕不顯託而補其辭
凡八章

載民

於赫顯穹降厥生民生民如何群物與淪俗無上下親孰父
子爾駭爾孺軌綱孰紀泊乎無名澹乎無聲天地無作聖人
化成我民自化帝不汝得是曰載民我民之則

玄鳥二

玄鳥來矣我民其歸氣以陽養質以陰凝玄鳥歸矣我民
息靜安其性動職是哉爾居爾巢禽獸蟲蛇爾食爾火蚌蛤
果蓏我利我養相時制宜匪政匪教尚安所施

遂草木三

邀矣上古元氣肇萌彼溱斯菱庶草彙生孰闢我區孰豐尔
苗標山冰川搏空採實火無熅炎水無浩洋狡蟲斯伏鷲鳥
弗翔允哉樂茲草木蕃庶嗟吾何思維聖之緒

奮五穀四

孟春正月我山下田籍我勞勩題我瘠捐採木耒之剡鐵耜
之天雨澆之時風舒之維稟維芒維稻維梁弗尔穡莠亦弗
蓄蝗五穀告熟民人率育二焉熟焉自古有

敬天常五

太元伊始風氣日開天有常道生養死埋大雞巷中麻麥畝

洲類集卷第十

六

首貨財賄來什器孔有則以食則吁以飢則求食飽則
棄餘於乎不顯孰不念聽日監在茲柰何不敬

達帝功六

昔在秦皇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上昭天光鳥獸文
章下協地符龜馬圖書一人在位萬邦順軌無幽弗燭無險
弗砥黎獻共臣蛟鱷畢從匪帝之功伊誰之功

依地德七

我望兩海中有混嶺天霧被跡乾耀合元孰來蜚龍孰度七
圍人禽並擾庶品蕃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甲曆既正機矩
棄帝予何言天地之德我民之依俾民弗忒

總萬物之極

自有聖人我

何

聖

唯

聖人富維聖人

壽聖人之厚萬物之

夫

有自然德無

疆界爰命樂師投足握鏡欽茲念哉天下攸歸

右葛天氏八闋樂歌辭凡八章蓋予嘗讀呂氏春秋頗載葛天氏之樂名而不聞其樂辭予故本其樂名特補其缺樂則古矣樂辭今也古今之樂殆不可以遽同者也然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是雖邈乎遠在數千百載之下何獨不如葛天氏之世乎古之說者每稱上古之世代曆紀者尚矣自皇雄以來伯牛受禪迄于葛天氏十有餘傳歷年之久近都邑之建德要皆不能以必得其實者况其樂哉然以古之王者道言乎上德依乎下情澹而神明內顯恭默而政教四達煦焉而春發稟焉而秋肅陰陽之氣畜積而舒布民物之俗優游而康樂由是天地自然之音出之於口而成歌天地自然之節動之於手足而成舞必三人歌必八闋操之必以牛尾播之必及於帝功民事吾知其節八音行八風屈伸綴兆俯

仰參錯而具有其容矣吾又知其沐浴膏澤歌詠勤苦聲文音律安徐和緩而務合乎法矣皇雄之琴女媧之笙朱襄之瑟伊耆之箏前後相耀彼此相襲是蓋近而英咸韶濩遠而巾拂鞀鐸之所自出者也近古以降大樂官失職古樂日廢然而五音七音六律六十律四清聲八十四正調之法度猶有賴乎西域龜茲之所傳唐末五代之亂又從而殘缺不備訛謬失節至使蜀一驛卒而欲立一代之樂府鎔金鑄石崇牙列筵足以極衆工之選雖若名儒鉅子學不聞古樂無其師竟無有一舉口議其可否而請以更張者於是古之所以吟咏其性情動盪其血脉消融其查滓者無復可見而淫藝邪僻驕慢輕剽之風日競月增醜不之恤子女變擾舉聲踊詬杯盤狼藉頓足跳踊則已雜出於鄉邦聚會貨客燕飯之間矣嗚呼古今之樂其信不可以遽同者耶此予更有取乎

葛天氏之樂名而特補其樂辭者也後有聞者得而歌之且將惕然有感於古樂之不作矣又何愧乎樂辭之今也哉然以黃帝以下六代之樂與夫成周之九夏唐元結皮日休乃得而盡補其缺襲乎鼓之軒乎舞之或者當百王之未造而猶可以得返太古之遺聲乎嗚呼遠矣予是以特錄其辭而又論之尚庶幾乎大樂官之採擇

嚴陵馬君仲珙父誄辭

維元統二年月日嚴陵馬君仲珙父卒家凡歷六替始克葬于新亭里先人墓側我二三子追愍其遺行之不昭於時乃作此誄用相其哀誄曰於歎馬君厥姓維嬴是曰造父別封趙城趙之既王奢也善兵爰邑馬服開國秩俾世降炎劉北州籍名援介戚里融振儒聲述焉鉅唐重績治經孰揚天朝燧握節旌信茲苗胤何

代弗榮播尔宗譜百世一程故汴之遷視杭作京靖念尔祖榮科騰英敷歷州縣執持憲刑鴻踰鳳翥玉潔冰清徑躋法從領袖明廷端紳搢挺實棟國傾維言維行流風盛行曰孫曰子夥有簪纓世祿日遠家擅相承如何君子異我編氓維君自幼鍾厥豐備長而好學耽翫書史昭茲六經卓有根柢老儒後先搜摘章指孰王非綱孰聖弗髓茲揮義殊談論蠱起恣觀百家涉攢衆技傳墨交檄德刑迭燬鴻荒迄今王霸臧否薄海內外華戎遐迹孰詩孰賦鏗合宮徵或玄或竺彪別邪詖我常謂多君謂道咫尺涵涵浸潤吸噉咧施君不自能蔚為秀士立辭摛藻聞者風靡自君既壯聿有時譽矧學之絃弗擾要路緬尔祖德敢儻我故熾尔學業肯爾我素名場大開百郡充賦匪閩伊楚矜懋犇鴛彼指以黨揮霍吞吐聚焉

惜哉數竒得此遲暮誰非退鶴擔不脫我擔我登後告我
渡我吏其鴻律我章句彼賢非賢孰如弗矧燕城甫里雪浪
煙對人皆鶴顯我獨鶴誤君何不泚復奪君遽豈無文學尚
寐無寤千載一朝罪彼立墓伊昔大化乃形尔身既具四體
孰諸尔神何言何默既咲既釐何冠何履被服襪之孰贏尔
學使尔有聞孰審尔世恐不少延維其生之天閱弗完豈如
無生宵漠自然我問元宰孰司其權紛綸變易渺是天淵愚
蒙者壽智勇則顛卑污者寵藻麗弗宣顏駟塞剝至老乃遷
劉晝擯斥歎有詆言言念君子憑彼二賢嗟之奄迫命不可
攀蓋予羈紲曾奉顏色爰受君詩僅識繩墨君不鄙夷忘我
年德我必尔請略我儀飾我來自東我病殊極君苦我留撫
茲在席陳薦酒肴翻倒琴茶一午一集歌咏忘食云何遽離
久不我即我邸于西遇君逼側大江作潮我講我血鸞鳩搶

地我覆我翼曾是茲秋嘉節是逼奈以賞心強欲登陟補天
陰雨被蓑蒼屐故交何有獨不違息割然長嘯富谷罔覲
悽中人展轉病極君生窮窶君死蒙特新亭之里痛此窳窳
我今誅茲若石弗泐嗚呼玆父是日哀惻

春秋胡傳補說序

春秋之學自近世本河南韞祗曾亦有春秋傳序而傳未完武
夷胡公安國蓋又特出於程門之出以而私泚艾之故今胡傳
多与程說相為出入吾固知胡氏之傳春秋本程氏學也然
而隱桓之際訓釋頗詳義昭以降史之漏其衆又况光堯南渡
而胡氏以經筵進講至於王業偏安父讎未報則猶或未免
乎矯枉而過正也宗人正傳問者嘗讀胡傳乃因傳說之未
備從而補之此仍有益於學者曩余嘗論春秋之大凡欲以
發明胡傳之一二而正傳先之故敢私序其說於正傳所論

次之後曰夫春秋者魯史爾自魯史而為春秋則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而特為聖人命德討罪之書矣然自唐虞以來典禮教化有人心感發之妙爵賞刑罰有政事勸懲之嚴伯夷之降典播刑臯陶之明刑弼教何莫而非此道也惜乎春秋之世文武周公之舊典禮經曾不復赫然振起於天下而天下公侯五等之國亦謨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事天子惟吾聖人蓋有聰明睿知之德而無其位於是獨持其命德討罪之筆而欲以定天下之邪正也吾賞焉而賞非私與邪也吾罰焉而罰非私怒此其陽舒陰慘舉直錯枉之間先後有倫衆體有要是辨經制持衡準的不容少紊人情之輕重不同世故之治亂亦異是謂攝義游移前却必得其宜要之堯舜文武之治未墜於地而吾聖人所以務盡其祖述憲章之道者至矣實聖人時中之大法也夫然故春秋聖人之法書

世之學者其法之吏惟其知聖人之道揆而宅心忠恕然後可以通經之法守而立說坦夷雖然學者徒以其一曲支離淺中變遷之資求之未易以及此也或曰春秋新王聖人曰之精義太平而多褒至治之世曾無奸暴之俗而惟以德化者也或曰春秋末世聖人且以為舉國不可勝誅而多貶始亂之俗雖以微小之罪而必舉其法者也是故舒之而遂縱者陵遲廢弛無法而益亂操之而愈亟者煩苛刻戾得不至於秦人恃法而寢監乎嗚呼二或之論誠非所以識吾聖人時中體道之大權者矣又將何以窮經而致用哉自王安石以丞相說經春秋乃廢詆不用世之學者往往多自為說至於意有穿鑿巧為傳會分裂聖人大體乖異先儒成說漫有精義至當之論一說之外不知其復有一說也蓋惟程氏為能通乎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又無完書世之盛行

胡傳而已胡傳本乎程氏之學程氏之學又信乎聖人時中之大法也然而猶有所未備者焉今也正傳乃從而補之誠是也正傳其真議法之吏哉雖然前王之律昭然甚明後王之令紛然雜出宏綱大指既無其統微辭碎義蓋浩乎多若參商矛盾之不相合者吾益懼焉幸以待吾正傳而後定也昔季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哉言乎學者又當自是而求之此其必有合於春秋者矣

吳氏戰國策正詁序

戰國策十卷一卷凡言周秦六國家術中山之事古有高誘註家為疏畧近世縉雲鮑彪乃復分拆章數竄易字文悉令可讀而不致有噤口敬舌之虞雖然古意寔已失其要之古今之字至義曾不一同兩北之方言或隨以異而彪欲以後世

窮鄉曲學而盡通之吾知其必至於穿鑿粉飾而強其所不可通則反不若誘之疏略也宗人正傳嗜古書嘗以國策之多誤澁曰則取太史公史記及戰國諸子所自著書前後比較既又考夫近世劉放錢藻姚宏等本參伍錯求然後有以見其語言之殊異傳寫之缺訛而足正之蓋頗貴乎誘之近古而深惜乎彪之妄作也於是世之讀國策者文後字順不失其真戰國君臣從橫游說之事併可得而極論矣蓋夫古者先王之世道德同敦化行而風俗一士之有賢材聖業者脩之於身著於其國或以德舉或以言舉要皆可以考名覈實而趨事赴功無或敢為榮惡變亂而惜乎是非黑白之混淆也然而聖人當夫天下極治之世每有慮焉蓋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豈不以世之譏人傷絕善人之事震駭衆人之聽邪僻自此焉而進用僞自此焉而假託出入起居

發黜施今將無所往而不鑿於道苟謂世為極治而慮不及此吾恐其漸為始亂之基矣是故聖人深以讒邪之說有未易化而且以教之必使其遷善改過而後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夫然後士之有德有言者各稱其任而天下之欲趨事赴功者亦皆實有所稽而無慊矣自戰國以來先王之治日以遠甚聖人之教若罔聞知士之紛騰馳驟於天下者皆無常有之善心而惟磨厲其舌肆為讒說莫之能恤折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喪其實改作則反其常此固先聖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而戰國之世乃安然而行之焉是弱將繼况佞妄劫之以敗降殺戮之苦誘之以聲色狗馬之好情知非是乃為文飾勢欲離合強相傾陷卒使上世元德顯功之胄日就淪亡而後已嗚呼讒邪之說有可畏哉蓋昔孔子曾用於魯未幾而即有少正卯之誅徒謂其言行之偽

而不由於誠學順之非而不由於是雖吾孟子亦甚惡夫處士之橫議異端之並起詖淫邪遁不可勝窮惜乎孔孟之道久矣不明於世戰國之士不復知有善理之當然而惟以利害相勝故今斷之然悉以為古之讒說可墜者也然今誘也注之彪也釋之吾正傳乃從而是正其誤又豈不以國策之言為不可廢歟雖然正傳學孔孟之學者也自先王道德教化之治本諸人心播於簡冊充衍洋溢遠而未斬是故春秋之世鄭之賢大夫且能善於辭令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聖門言語之學達如子貢亦或一出於魯而從齊晉吳越等國為之有變至於排難解紛成疆取霸而後定焉前乎此矣於是而後公孫衍張儀陳軫樓緩蘇秦之第代厲之流揣摩捭闔權謀術數浩乎若江海之浸洗乎若鬼神之不可端倪雖其護邪之說罔知義理而顛倒錯繆之一時口頰之移人固有

非後世膚見謏聞者之所可遽及嗚呼先聖王道德教化之澤一旦而遂至於此言之可為若邑矣然自其文辭言語而觀之惟楚漢戰爭之世尚為近焉已不能盡及它則曹魏鼎足而割據李唐象布而分藩交兵之際奉使往來權術相傾議臣蠱起曾無異於戰國楚漢絳紘之時者竟未嘗有一言語之懽動一文辭之誦勝雖以當世史臣極力摹倣而為之亦且羞濕畏懦哀耗促數無復有昔時辯士說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讀國策者卓然自為先秦之古書不可廢也必也本之以心術之公約之以義理之正謹之以辭令之嚴戰國其文而非欲戰國其學也此則正勝之志也又在乎世之學者善讀焉而已矣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或推皇帝王

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頽頽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而戾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知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閭閻而出於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由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釁至若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徒籍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為之沈吟痛惜而不能自已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為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占

今華夷內外境土激塞之遠近所以為一之屋壁而預定
其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於世自
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
墮於黃茅白蒿而欲以為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
其立言指口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
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上者也
今華夷內外境土激塞之遠近所以為一之屋壁而預定
其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於世自
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
墮於黃茅白蒿而欲以為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
其立言指口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
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上者也

而徑路於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
者每以洛陽居而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鉄勒斗極出
沒高下之度殊不一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乎義和渾天之
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勾股之法哉是故先王輿地會元之
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夷內外境土激塞之圖則猶未
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
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嘗呂公云亡先生貽
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喟然不悅是其一時
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於世自
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
墮於黃茅白蒿而欲以為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
其立言指口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
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上者也

藉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堙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
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固
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翱阜羽嘗
因先生之書選為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
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荒兒牧豎悲歌踳踳猶
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況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
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于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
著錄藝文者之一歎也悲夫

淵穎吳先生集卷之十

石塘先生胡氏文抄後序

鄉子嘗見永康先生胡公錢唐寓舍每嘆古今道術之異及今覽其所論著則尤得其父兄淵源師友講習是非取舍之或不同者蓋自近世周邵二程始推聖賢理數之學以淑諸人然而學者秘之則謂其學之所出者遠有端緒不言師承而今說者乃稱濂溪之所授受寔本於壽涯佛者之徒先生至為論辯以著明之曾不容喙是殆當世士君子之所深惑者也夫以周程理學之盛而邵之數學且不能能以並傳於是朱子乃以東都文獻之餘一傳於閩之延平而又兼講於楚之嶽麓誠可謂集濂洛諸儒之大成矣當是時也二陸復自奮於撫之金溪欲踵孟子曾不以循序漸進為階梯而特以一起頓悟為究竟今則至謂朱為支離陸為簡易必使其

淵穎集卷之十一

直見人心之妙而義理自明然後為學自謂為陸實即禪也故曰世之學者知禪不知學知學不知禪是豈深溺乎異端外學之故而遂誣其祖乃舉堯舜以來七聖相授洙泗以降四子所傳道而悉謂之禪耶惜乎予年甚少僅得一再見焉而不得親扣其詳也雖然春秋戰國之世聖人不作處士橫議天下之雜治方術者不為不多是故老與易並稱儒與墨並譽世之學者或欲援儒而入於彼推彼而附於儒卒無益也然亦用是而日雜矣流及後世秦謂方士偽漢謂治黃老者偽晉王弼遂用老氏之說以注易唐韓愈至謂孔墨之道道不同則不足以為孔墨然而佛者徒以西方之傑戎暴入中國言語之不達被服之不合趨向之不正而今乃欲一混而大同之不幾於蕩然而無辨矣哉必也天下人心之義理無古今無彼我無華夷無內外雜欲一混而大同之亦可也

此其道術之所在苟或不契於古之聖賢則其所以召夫
此之燒辨謹咋者不能遽已先生曾不此憚而直以此道為
已任之著明之予殆不可得而妄測者也夫自江左始平上
郎遣使重選南士之賢者士之一時幸脫兵燹擾攘城郭墟
莽之後當天天下大定懷才抱藝不肯一出而少試焉是亦終
於潔身亂倫而已矣先生蓋自宋季為渝酒人因得陪四川
大幕府末議號稱南中八士及宋內附或以先生姓名薦遂
召見意謂先生且大用復出而教授廣陵凡歷數任僅尔沒
沒於州縣之下僚不至甚顯然觀其所至教士也必曰巖菴
寅畏其教民也必曰孝弟忠信此其道術之正仕處之令文
章之懿政事之著誠有大勝於今人而且不後於古人是豈
苟然之故而遂已者哉當予初見先生時先生嘗語予面膚
黑而多黧唇齟掀而不閉黠則無澤不閉將失氣無澤而又

失氣匪壽徵也爾曷不閉汝氣而後瞑且爾獨不見尔家癯
之盛酒者乎夜甕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
亦猶是也予固疑先生或得乎攝生養氣之道者及予自燕
南還予又與鄱陽董仲可會稽方九思福唐高驥生定安虞
光祖及金谿傅斯正五六人者再見先生先生則且指語予
曰世之觀人者自夫出處進退用舍得喪之際有定論矣尔
等得無頗有怨尤者乎傅之曾祖父本學於陸亦喜談陸者
自近年科舉行朱學盛矣而陸學殆絕世之學者玩常態故
尋行擡墨益見其為學術之弊意者其幸數金谿之故擯而
少濯其心耶曾不數年而先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嗒然而
遽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墜葦稟而且繼之以
涕泣不能自已嗚呼臨長川而後嘆逝者尚可得耶尚可得
耶

范氏筮卜法序

筮卜法者本楚越間小術也自楚屈原始稱有筮卜之法越相范蠡頗有其書然今特類後世術者所託要之亦必古有此法矣當卜時自其所向得草木枝物不計多寡左右手一縱一橫揲之以三而數用其仞然後一時之言凶從違休咎福既立可見者達賢君子或棄之而不道或時有可采是豈所謂楚人鬼而越人禮者乎蓋昔越相范蠡曾與大夫文種事濮上計然計然世所號卜子者也而蠡種實為楚人而往仕越志通天地陰陽之紀察日月星宿之會明鬼神幽顯之理達龜筮鉉決之奧治國照政謀敵用武莫不如其所願欲越以霸恐何蠡種之能有以盡乎其術也予嘗考之大抵本出於太一六壬玄女遁甲風鳥雲氣之道越王勾踐宦吳吳將赦越蠡占則曰王聞喜時日加六時加卯功曹為騰蛇

青龍在勝先是謂時尅其日用又助之事不利而有傷已而子胥諫不果赦及越王勾踐歸國越既治吳而蠡去種占則曰王勿追蠡去時陰画六陽画三沒入天一前翳神光是謂玄武天空無有止者言則死視則狂已而蠡去勿復追吳越春秋具載其事而史記特推蠡種之術乃出於計然然自越王勾踐之還臨明堂志練時日又類後世五行堪輿業辰等家脫有不合則指為事犯玉門初未審所謂玉門者果何術也吳越春秋蓋輯於東漢趙曄或時漢李頗以天文讖緯九宮八卦占候之書為內學而嘩自以其說勸入之欲不然史記之言陰陽多忌諱而太詳者蠡種毋乃酷似之歟是故世之學為天目計神孤單閉杜奄迫關格制客主別勝負之術者每託於蠡而行之筮卜時其細也然則陽至而陰陰下而陽上蠡剛強而力疾陰而安徐而重固又且將觀事

天地四時羸縮進退以為常是豈但古之善用兵者為然哉
雖一恒人之欲卜其動作為亦不過此而已夫然故微而思
慮之所形著而言行之所廢至以天地之靈變鬼神之幽蹟
而吉凶悔吝之來若有應焉誠有不容揜其偽者雖微端龜
正策旋式布棊人心之皎然常足以先知而預定矣又况達
賢君子出入起居浩乎与天同運數彌施令官乎与神俱化
然且不能不假是以示諸人也筵筭之細時有可采豈謂其
果足以盡乎天人之道者哉雖然越王勾踐之陰謀譎術苟
他無所徵纖毫瑣末類出於陰陽時日之占而後用事吾猶
恐其未必致霸必也五穀蓄金銀寶府庫滿兵甲利然後用
是以定王心之疑動越民之所欲報讎而威敵者則庶幾焉
是故今一恒人之所卜雖以民俗間小事亦必天地之氣應
与人事相參乃可以見其成功不然則龜為枯骨著為朽幹
猶不必泥况筵筭之細者哉予具錄之又足以通知古之多
異術矣

唐律刪要序

予嘗讀唐律每患其繁曠難省故頗刪其要且務觀乎古今
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又從而序論之曰夫古者先王之
治人也以德而輔之以刑後世之治人也德則不足而惟刑
辟之是用春秋傳所謂三代之衰然後制刑者也自戰國之
世魏李悝始造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及漢悉踵秦故歷代
相因至唐則又承隋開皇之律是蓋唐律本隋漢律本秦其
實一也於戰國李悝盜賊囚捕之緒餘而已不復二帝三王
忠厚哀恤刑期無刑之本意矣然以秦之為秦焚滅先代之
典籍坑偽傳生猜鷙強暴嚴戾刻深而詔天下學法令而師
吏惟隋則亦庶幾近之而任法者也蓋當秦之時孔子没而

異端起處士橫議而說客妄傳其所自為術是非予肯於
相勝然秦方遺仁恩尚首功而傷者又不入宜其一意任法
用吏以為治若夫隋氏之初江左齊梁貴淫靡代北周齊習
蕃夷天下幸歸於一而風俗未淳朝廷議政之臣類皆俗吏
米鹽之徒苛刻煩碎未甚有紀故隋且惡其連篇風雲滿篋月
露華而不實者而猶未嘗識夫儒者之真亦宜其一意任法
用吏以為治孟子蓋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
由義謂之自棄秦則不知儒而不用非自暴故隋則不知真
儒而不得用非自棄故是殆秦之任法雖暴於隋而隋之任
律則猶嚴秦之故智而或過焉者也夫以秦隋惟吏之是師
法之是徇自謂其法律之密習責之峻可以肆其鉗制束縛
之術於朝廷之上故嘗以一人狙詐猜忌之心而盡疑天下
至於衡石程書衛士傳餐而日有不給及觀其所以為効秦

則始皇東巡西狩而郡縣之供調不聞不足趙秦陽洛口
倉庾豐盈而其後猶足以聚數百萬之盜賊而不盡誠可謂
極其盛者雖然關東之禍至有七崩瓦解之勢而一切諉為
鼠竊狗偷之盜而不欲聞曾不旋踵而二代之亡若出一轍
是何德化之不足而刑辟之是用者遂致然哉然而漢以寬
仁攬秦法唐以仁義變隋律蓋欲一返乎秦隋之所為是故
漸仁摩義淪肌浹髓必也傷者為能究之誠有不在乎俗吏
持簿書急期會務筐篋者之所能測識此其創立國法粉飾
朝章雖若有媿於二帝三王忠厚哀怛刑期無刑之本意至
於後世杜私之深刻來侯之羅織戕勦民命傷歟國脉無所
不至然猶幸其本根節目之正者尚足以維持調護乎天下
之故而不極於亂於是馬鄭諸儒曾以文律而章句之長孫
無忌等十九人亦已因律文而作疏義或從或革或損或益

且酌其中要非苟然而遂已者故漢嘗引經以斷獄而深律
夫法律之本唐則每以書判拔萃取士則猶使之知有法律
之實而不為空言此殆傷者用世之功天下致治之効將萬
一乎先王明刑弼教之餘而固非秦隋任法用吏之世可遷
及也嗚呼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悉已具見乎此傷
者何嘗不知吏而吏則不可不通傷尚德化者何嘗不任刑
辟任刑辟則不可不務乎德化者也是蓋漢唐之所以得秦
隋之所以失誠可為後世之龜鑑矣

儉解

史有言周高祖儉者高祖常服布袍寢布被詔天下庶民以
上惟聽衣綢綿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九種餘悉禁之予謂
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也夫古之長民者欲齊其民於
是國有異服之禁必使其衣服之不貳而從容有常然而齊

王之衣紫鄒君之長纓舉國皆從而效之且至去衣紫斷長
纓而後止高祖之意固是也乃以人主之至尊至貴布袍布
被自同於庶民而矯誣於當世乎然自元魏周齊之際兵戈
日尋民物虛耗高祖且欲以一儉率先天下使凡奢侈過度
者皆有厲禁則國家之經費民庶之藏畜可以日趨於富盛
而無有不足可謂善矣誠求其如王者之政是猶未得其本
之說也夫以天下九州之廣生齒之衆今之世去古遠甚然
而國家經費之務常若不給民庶藏蓄之資亦或蕩然無所
贏餘上固不容不以儉化其民而民亦當以儉而自化雖然
未也當國初時始得河北即議宣課銀絹之數河南猶未下
及下河南而江淮吳楚實為財賦貢輸之淵藪猶未能隸度
支命將出師運芻餽粟宜若晝夜馳驅民人困厄不能供億
然亦未聞上下以是而不足天下一統六十餘載經費藏蓄

兩無其實又何獨異中國初之時哉夫漢自文景富庶之餘
孝武承之而益以侈大東征西伐則有費修郊祀求神仙則
有費興土木造宮室則有費巡游般樂則有費卒使言利川
事之臣疲民瘁國海內空虛及其末年始欲務農重穀以救
之亦幸而有此爾當今之世一遵祖宗之成法遠境無天鏡之
鑿宮庭無丹雘之飾歲時常祀亦未始欲講封禪而虛務般
游也然而山林藪澤土力之所產茶鹽酒醋民業之所資一
皆日增月羨絲分縷析而悉輸於上西域之羊馬雲南之鮮
蜀青齊之絲纒江淮之粳稻又皆軍入於天府而無所闕夫
何大家亡資中戶破產小民罄_三曾無衣食之所國家上下
終未得如文景之富庶豈或_二有類夫孝武之空虛者乎當
是之時上欲常服布袍寢布被以一儉而化之且未能化又
從而務明上下服色之禁自以為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

天下孰禁之哉譚大夫之詩曰西人之子繁_三衣服舟人之
子_二能罷是_一裘是故奢侈不法每形於上杼柚其空日困於下
人主不是之思乃欲自苦其身而往敦天下之俗且曰吾以
一儉率先天下是墨子之道也墨子之道是豈聖人君子之
所得為哉吾故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是猶未得其
本之說也世之議者每究其本蓋曰國家經費之務必在於
抑橫政而節用民庶歲蓄之資必在於修農事而重穀君民
上下貴賤一體貧富相因感之而民不徒於_二糶化制之而民
不徒於知禁者蓋亦反其本矣昔者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
老十三人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賜父
老無徭役閭丘生獨不拜宣王恠之閭丘生曰臣聞大王來
游來勞大王願得所欲於大王今大王賜臣田不租是倉廩
空虛賜臣無徭役是官府無使非臣所敢望也臣願大王選

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則臣可以少得所欲焉嗚呼自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又必實之以閭丘生之一言則天下郡縣之間選廉紬貪平法薄賦且將以是為抑橫政修農事之本焉是謂知本是即孟子所謂無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是即吾所謂王者之政也作儉解以通之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為三家之傳又析而為數十百家之學學曰夥傳曰鑿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後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服虔杜元凱或抒己意或博采眾家蓋累數千萬

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虔自是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懟於先聖人義理之極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毋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國師劉歆未立博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為盛東漢以降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捨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後訓詁曉々謹々靡然趨下夫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未異乃若是此其欲抱十二公之遺經悉千古之絕學發明三家之傳而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極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

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此理而論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沒世而無聞者多矣顯焉者譜於此也蓋昔唐肅表微曾著九經師授之譜且以譏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矣則吾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春秋世變圖序

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亡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足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道理愈甚則其失之世數愈速此非通論天下之勢也春秋之勢也然而欲論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且曰

淵穎集卷第十一

九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特昧之焉乃設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傳聞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蓋昔陳恒之弑君孔子請討之左氏記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蓋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夫以理言魯為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務明君臣之大義以討天下弑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衰矣晉霸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必處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全魯以繼之則齊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弑君之賊法所必討者正也專國之姦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

美人孰不曰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
如是也嗚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繇而後
無霸人情事变雖未嘗出於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
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在
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三
西周末遠王室猶欲自用焉下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起
則霸主從而託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夷狄弄兵大
夫專政是戰國之萌也而世变亦於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
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者此
漢之學者且曰隱桓遠矣孔子則立乎定哀之間耳遠者
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豈求其說不得而強為
此論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
之變與夫聖人之權者先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
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
遺說哉然則子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子
意也孔子意也

春秋舉傳論序

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
除專門摛剔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蓋昔者聖人之作
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咸斷之於聖心高第如游夏且不能
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于夏文多瑣碎語又齟齬
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
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秘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
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廢於戰國嬴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
補苴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藏之屋壁必載之簡冊非徒出口
入耳而已又况春秋之文數萬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

訛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僅一
子述其老老之語世謂生齊語齊語多艱澁故今書文亦難
屬讀然古人之作書者非齊人也奈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
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
哀世多微辭哉為曰微辭以辟禍春秋不必作矣况定哀又
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褒之貶之且及
其父祖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
不然亂臣賊子僅誅其既死篡弒奪攘無懼於當世是又豈
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秘不以教人西狩之二
年孔子在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
其義者蓋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知伯之誅
在春秋終孔子卒已久或曰左氏魯人也或曰左氏楚左史
倚相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與

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采它說以附於經是
豈左氏舊哉今黃子舉之皆是也昔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
經而三家殊塗可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亡萬餘言
夫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讎而諧和之為春秋者亦欲令三
家勿讎將天下之理不協于克一而後世之議且容其滋滋
隱伏于胸中也何以調人為哉故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於
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黃子又嗣為之可謂聞風而興
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
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
為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則黃子之意也

孟子弟子列傳序

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與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
尸佼長蘆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可言也彼數子者不同道

柰何同傳將以孟子實諸戰國辨士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則曰述唐虞三代之德二則曰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乎當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說縱橫攻戰刑法之說行而時君猶欲好儒自飾吳起戰士也乃以偽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甲辭厚幣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好辯而已偽墨並稱百家雜說渾雜之美豈太史公但見而溺聞若是乎方其叙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周本紀十一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子尊之也至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列論語問答以貫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悉無所徵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載今猶見故列女傳且言孟子將去齊

毋老擁楹而嘆有憂色母乃引詩易詔之似与充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外書四篇文不能私深今猶略見劉向說苑所謂人知悉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逸者雖太史公不能具知况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四家最顯子游子夏氏荀氏孟子學出於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愚瞽儒嚙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賤者所重必仲尼子游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馭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嬰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傳江東馭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仁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

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
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
端矣於是孟子之沒者久所謂溝愚瞽儒正指萬章公孫丑
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者如此又况鄒
衍與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遠離恠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
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盡盡矣悲夫子故本太史
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益以高第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
凡十有九人云

宋鏡歌騎吹曲序

自宋之南遷說者常欲復中原地蓋謂大江之南東至滄海
西兼巴蜀而北以淮河為外屏然而禹跡所及但自蜀江而
下文王之化亦且止行江漢汝墳之域不及江南春秋列國
無慮百數江南惟吳越楚三國楚人始封尊路藍縷以啓山

淵頌集卷第十一

十三

林吳越亦斷髮文身披草萊以立四國大江以南半為山海險
阻無人之地此天地之氣化所以極哀於古而併盛於今也
嗚呼世之迂者果不諳國勢達時以務哉春秋之世吳最強越
乘其弊而蹙吳越王勾踐乃能無事於霸而自安於蠻夷及
王無疆方聽戰國游士之說而欲西叩楚遂擊越而走之東盡
吳故地北接齊韓魏之邊西壓巫岷而中固大國也曾不旋踵
又一折而盡輸於秦子女玉帛犀象材木終不足以抗秦人
天府陸海之饒矣當漢氏盛時江西一境人民戶口不滿六
萬唐之中世江淮遂為財賦之淵崇以奉朝廷而度支經費猶
不能給自今觀之魚鹽米粟漕運牧養灌溉之利過於古乎
抑不及也謀不審力不蓄兵不練財不阜欲以空言復中原
地不亦難乎蓋昔景德澶淵之變上方以北兵深入兩河震
動而不以歲幣講和為虞是固欲捐銀絹數十萬匹兩而奔

之苟安而已宣和京城受圍未暇一戰已請和而納幣繼興再造不思其禍之已成復踵而行之馴至完顏氏之大壞可以監矣開慶鄂渚之虞且欲遵其覆轍卒以不及踐言而致滅宋之禍自祖宗之世兵弱而不修於內財匱而復割於外此其實已久敵矣當完顏氏大壞人孰不曰時可為機可乘大河東北彼已委而去之關輔以西隨以陷浚山東十數郡七能為盜有宋之設施號令幾若可行於青齊然彼以既衰就盡之國猶能遣使來智歲幣遣兵直窺江淮且不得以必勝之也况欲以是當西北方王之氣哉當東都盛時每以天下貢賦之全而憂不足三司條例青苗保甲害民蠹國曾不之恤紹興以後國愈蹙財愈匱山林原隰陂澤之所出一切毫計而縷數之至不足自給東南民物之凋弊者極矣買公田造關子亦猶三司條例之遺也雖然亦何補哉此蓋自守不

淵穎集卷第七

十四

能難與言戰宋亦不復知有中原地矣故老云理宗在宮中嘗被酒上芙蓉閣見淮上有黑襪十有餘年不散南顧江晏然淚下已而箕星竟天災異若此徒論春秋戰國時事以鼓其說何世之迂也是豈國勢之不諳時務之不達者歟非耶武夷謝翱皋羽故廬陵文公客也於是本其造基立極親征遣將東討而伐作為鏡歌騎吹等曲文句炫煌音韻雄壯如使人親在短簫鼓吹間斯亦足以盡孤臣孽子之心已嗚呼尚何言哉初漢曲二十二篇魏晉又更造新曲十二篇但頌國家功德不言別事大樂氏失我唐柳宗元崎嶇龍城山谷之間亦擬魏晉未及肄樂府今朝又擬夫宗元者止鏡歌自日出至上之回凡十一篇騎吹曲自親征至郵吏謁故主凡十篇云

葉海遺錄序

項子嘗從鄉先生學見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
論文丞相宗瑞事云自江西初起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畊
畝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實為驍將大衣冠
拍麾衆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帥無
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
毗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掃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
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奔聊攝援根本一日一
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
獨松朝議不一衆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遽奪其印不
予漢輔道德剛道北軍入城與權又絕江道乃即日拜樞密
又拜右揆補與權慶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請行及被囚以

淵穎集卷第十三

北中道奔迸收集亡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帝霸交馳
正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若視易姓如閔傳
郵况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
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於宗國矣其書六
略如此子後又獲見淮陰罷開所作文宗瑞陸秀夫二傳蓋
益詳焉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
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宗
知其然一旦踐大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遽用偽臣以為治終
不足以盡復乎石晉所割之境土迨乎宣和衰亂北兵南下
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
造東南區區山海之間內政不修外猶恃夫江淮以為固久
之南北夾攻而汴蔡之藩籬自撤其蔽荆襄受圍鄂渚有警
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北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

如囊中探丸園中逐鹿無溷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十年祖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蓋無媿焉卒之宋瑞秀夫前後死國精忠激烈誠有在於天地而不在於古今者嗚呼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子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鬣豪肝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山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愈高古至為此二傳大率類司馬遷班固所為陳壽以下不及也此其人殆亦無負於秀夫者哉予故私列二傳以發其端詢之故老徵之雜記題曰桑海遺錄且以待太史氏之采擇

古詩考錄後序

予嘗從黃子學詩黃子集漢魏以來古詩凡數十百篇詩之作尚矣蓋古今之言詩者異焉古之言詩主於聲今之言詩主於辭辭者聲之寓也昔者孔子自衛反魯乃與魯大師言樂既正矣而後雅頌各得其所史遷則曰古詩三百餘篇聖人特取其三百而被之弦歌所謂洋洋盈耳者不獨主於聲也或因其斷章取義而欲以導其言語之所發或本其直指全體而務以約其性情之無邪是又不以其辭哉制氏世世在大樂官蓋頗識其鐘鼓之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調猶得為漢雅樂之所肄且混於趙燕楚代之謳者無幾自其辭言古今義理之極致一也自其聲言則樂師矇瞍之任未必能勝夫齊魯韓毛四家之訓詁者也雖然古之安樂怨怒哀思之音蓋將因其辭之所寓者而盡見

之故當時之聞韶者則從容和緩觀武者則鼓揚蹈厲是獨
非以其聲辭之俱備然哉自漢魏以來誠不可以聖古三百
篇至於上下千有餘載作者間出如其聲則沈休文之樂
志王僧虔之技錄自能辨之苟以其辭則今無越乎黃子之
所集者吾猶恐古之言詩不專主於聲而今之言詩亦不專
主於辭也何則古之言詩本無定聲亦無定韻聲取其諧韻
取其協平固未始嘗為平仄固未始嘗為仄清固未始不叶
為濁固未始不叶為清自近世王元長沈休文之徒始著
四聲定八病無復古人深意新安吳棫材老乃用是而補音補
韻先傷亦嘗取是而叶詩叶離騷蓋古今之字文不同南北
之語言或異而音韻隨之是雖不待於叶而自能叶焉者也
故當觀其辭然則古之言詩者辭而言樂者則聲也采詩之
官不置樂府之署不設吾無以聲為也若夫今之言詩既曰

古近二體古體吾不敢知而近體乃謂之為律者何也又安
得不求夫聲辭之俱備而後為至哉考乎古者考此足矣試
以是而復之黃子序于末編

陳氏大衍易數後序

凡天下之物必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始於一有
一而後有二一者奇二者耦而後有陰陽老少之變七八九
六之策三變而成爻六變而成位此聖人所以觀變而
立卦考象數而建卜筮者也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
有九自其大衍之五十者總之則又合於太極之一是皆天
地自然之運又豈待乎人力之強為者哉何則一定者理也
雖其體甚實所該無形未始有定者事也雖其跡本虛因應
乃有理在是數亦不外乎是欲求其極則天地之開闢人物
之消盡且可以數筮之著參兩而盡決之者吾聖人固未肯

輕為之說也是何世之弊者然我自秦滅六經易以下
故存漢雋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魏郡六守
京房則又受學外黃焦延壽不與何同漢初河內女子楚戲
易說卦蓋與老子同藏於風雨屋墻之間京房之說互相幽
入故世之稽吉凶刺休咎者概焉是果吾聖人之遺意哉它
則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為世對待以世而為其主之
相者為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所肆者為飛肇乎所配而陰
陽終不脫其本者為伏起乎世應周乎內外終始而後
動交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人自以為能探河洛圖
書之蹟家自以為能發周孔交象之蘊餘則或入於淫瞽方
技之流與易大相遠矣先正蓋有見焉必以名理論易而或
不以象數論易雖然是又可得而盡廢者哉括蒼陳生嘗出
大衍易數一卷間為予占考其法則曰聖人之立卦者八故

天下之物苟囿於數者亦不過八吾則本其所值之數輒以
八乘除之或以身之所慮定其坐作動靜之殊或以字之所
畫測其向背俯仰之異八而已矣自八而六十有四自六十
有四而四千九十有六用此道也嗚呼生之於易勤矣要之
特京房之法耳生則又曰是固本之希夷氏者也豈彼生者
希夷氏之遺裔歟先天四圖吾聖人之學也生盍歸而務求
其要欤一中造化心上經綸盡在是矣

秦階六符經後序

秦階六符經著本黃帝有熊氏世不傳當漢建元之間東方
朔始陳其說欲以觀天表之變定上心之侈者應劭仲遠又
疏其文頗類甘石諸人所為託之者也蓋古昔聖人之論陰
陽五行者尚矣幽贊乎神道發揮乎天理是豈無其故乎特
一書膠於多思之學欲肆其一定之說也苟曰乾坤開闔莫

非一造化亭毒之妙某言必有其徵某事必有其應喜樂好
惡出於人之情饑寒泄電與於天之治天人兩間似皆有以
潛回其機密運其軸而無難者是亦管窺蠡測而已矣自劉
向言皇極之建不建京房又推易卦直日用事董仲舒賡孟
之徒又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之驗或身遽以死或國
隨以蹙迄不少救然而天文月令識緯術數百家雜起不曰
龜龍河洛洞幽靈之所必曰鈴決冥奧敷禍福之源蓋談而
南辯成穴而鑿窟在足以長惑偽而甚不足以祛邪惑者大率
漢世世主以是論政儒生以是論學何其泥也子不語怪力
亂神又曰正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庸詎有若是云云者乎
當東方朔陳是說時上始為豫行行暴肆侈越制二度舉整
屋廓杜陸海之饒廣上林苑東征西伐軍旅數起黎民失業
父子相食斯其為人病也酷矣天人一理也吾知修吾事以

畏天可也日蝕地震冬雷夏霜蒙氣還風旱乾水溢天之為
也人何與焉天豈若世之小丈夫然哉恣然喜頽然怒人人
而欲應之以吉凶妖孽之說也一日之頃雖千枝百變而為
之亦不足矣要之天為天人為人毋相瀆也至其所以兼統
而一貫之者昭々冥々理無變氣有變也然上初即仁天表
已多變闕東大饑風赤如血齊楚二十九山同日崩考之人
事則猶未有可感者豈何自作哉將人子未嘗有過父母乃
先作之以待其有過固不可也使朝廷多欲之心一室文景
富庶之政未改是且委之天運之適然者欤抑亦君德之勝
為足以銷天變之迭至者歟不然未可知也而今乃欲以曾
學諱聞者盡之則非矣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
不通人曰伎嗚呼彼而止者豈非黃帝書也甘石諸人所為託
之者也雖然觀是者又可無畏乎哉

王氏範圍要訣後序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命一家
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抄略唐僧一行桑道
茂劉孝恭咸精其術韓退之言李虛中善用人年月日時知
人命貴賤壽夭者是已貞元初李弼乾又推十一星行曆後
傳終南山人鮑詒曹士薦為世係之星曆所謂十一星者日月
五星四餘是也然而天體至圓二十八宿與之為經日月五
星皆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三百六十五度有畸之內與
之為緯尚書經典考四仲中星各以時異秦漢以來諸儒又
雜十二次度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州郡躔次乃若有一定
不可易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
不齊也哉晉天文志天東南有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以其
國符天之所覆至廣華夏之所占特東南牛女二宿之下次

淵穎集卷第三

六

此十二國星又与前十二國之外野異矣意者牛女二宿當
十二次則為五緯星紀之交當十二國則為齊吳濱海之地
天運之常旋者本不常居地維之不動者固有定屬也雖然
北極居天之中常在入地北斗實為帝車運乎中央亦處入
北蓋當北至燕州碣石之野斗極且當人上北過居庸西渡
灤水北斗已南遙而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
所占者豈直東南十二國星哉未可以一槩論也日君象也
行則有常月五星巨象也行則無常蓋日之常行也則有中
道盾家所謂黃道是已月五星既無常行乍南乍北或贏或
縮且或不凶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雜犯乎河漢內
外諸星此又豈可以區區算數少測之哉它則紫氣以祥彗
孛以妖羅喉計都以蝕神首尾古未嘗与七政並列春秋之
書星孛或入北斗或在北辰本是妖星為異老子之出函谷

紫氣臨關亦是氛祲雜占王朴五代欽天曆又謂蝕神首尾
僅行於民間小曆而已今其說一本之都利韋斯經都利蓋
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韋斯經者婆羅
門術也李弼乾寶波羅門伎士而曹士為又作民間小曆者
此其為術固異於甘石之舊矣夫以天地陰陽之合散而庶
人庶物莫之能遺氣賦之形理賦之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
者也氣之運譬之草木春而榮秋而槁條而凝聚忽而斯盡
亦其宜者苟不推之以一理之同而後役之以多術之異不
亦未乎嚴陵王生乃以諸國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原於易
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千百十零附之以氣
名體性尤與潛虛擬玄者合也此其最近於理者歟將其人
之創為是法者亦且有得於河洛圖書之奧者歟故予又特
采別說以序之

淵穎集卷第十

七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考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邑里或曰
子微託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
傳則稱其以自隱無名為務至其道乃曰無為自化清淨
正無它異也當漢初黃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
之徒巧誣恠譎之亡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嘗一效槁
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技豈又與道
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儒者方以天文卦候為內學而為天子
公卿之所賓禮甚則自陷於鬼道尤慈啓之葛玄紹之玄之
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
與弘景本德者當天下多故欲自縱於方外逸民之間一傳
而王遠知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馬子微考其學今
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子觀天隱子仲澹而開曠虛覽而

竄欲黃老之遺論耳然而龍鼎鉛汞抽添止納之事未之及也豈或秘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脩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况後世之迂誣恠譎者可以得而悉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儒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儒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同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溟滓同入於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不死者豈或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或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蓋尸假者也特以語恠而不言故曰述而不作歟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老聃彭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固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為一人且為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本六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語曰六

淵源集卷第十一

八

彭家書則商滅之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濶大彭之國自興至滅止當彭祖一世世之善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蓋孔子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彭祖者竟何為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旋樂者所以養於詠歌舞踏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闔屈伸之變亦何所不有夫又何謂乎尸假矣哉嗚呼天隱子遠矣吾將東往海上廣索而問焉庶幾果有所遇而必得之者耶

歐陽氏急就章解後序

歐陽子急就章一卷蓋據元豐九域志作也自傳失其御天下分為十數至宋而復合然猶不足以復唐世之士守曾未

幾何南北兩爭先岳氣裂兵之日尋生靈塗炭於是我朝興
焉一麾而克有中原再舉而底定江左然當大軍百戰之後
閭里蕭條荆榛滿目戶口凋瘵流轉異鄉雖以昔日大藩列
府控制局面今則徒類附庸雄城壯縣顯著版籍今則不聞
建置甚者至以東南財賦之贏而往濟西北之不足顧獨何
哉嘗聞古稱秦雍為天府在秦地負海亦彌東秦唐世頗稱揚
一益二而東西秦寢為不及宋承唐季亂離之緒內繼二十
三路外制兩國遼得燕雲三關之險夏制靈武河西之饒太
河東北陝西五路之民崇善於兵不暇自救一旦而南邊吳
會荆襄兩淮又為邊面而應敵重以山東張林李全之變淮
甸空盡蜀本家險平世金珠錦繡之美衣被中國金房假道
徒示夾攻黎熾奇兵竟成韓腹由是兵燹相仍創殘不振則
亦非復唐舊矣然惟吳會近畿之境自唐五代以來吳越世

人端類集卷第十二

奉正朔保境息民蓋至宋移輝江閩嶺海之所轉輸及其既
亡又未嘗苦操尺寸之兵而拒敵故今人物之所聚土地之
所產猶足以為天下富雖若一城百里之縣至或升為散州
上秩以治之國家經費度支資給陸輦海運動至百萬豈民
力之果裕哉此猶富家萬金之產田連阡陌粟盈倉會要亦
取之有窮用之有竭初不可以富強恃而不惟安養之是務
也嗚呼豈惟東南一隅雖自西北休養生息之餘亦不可以
不深加其意矣是故當今之務欲富國者必在於養民欲養
民者又必在於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苟重其選將任之
以久而可成功苟嚴其職將權有所歸而易集事今之世每
以三歲為守令滿秩曾未足以一新郡縣之耳目而已去又
視用人不得專辟臨事不得專議錢糧悉拘於官而不得專
用軍卒弗出於民而不得與聞蓋古之治郡者自辟令丞唐

世之大藩亦多自辟幕府僚屬是故守主一郡之事或司金穀或按刑獄各有分職守不煩而政自治雖今之主一邑丞則贊治而但掌農田水利主簿惟掌簿書尉則惟習盜賊令亦不勞獨議其政之當否而已今自一命而上皆出於吏部遇一事公堂完署甲是乙否吏或因而為姦勾稽文墨補苴罅漏塗擦歲月填塞辭欵而益不能以盡民之情狀至於唐世之賦上供送使留州自有定額兵則郡有都試而惟守之所調遣宗之盛時歲有常貢官府所在用度贏餘過客往來稟賜豐厚故士皆樂於其職而疾於赴功兵雖不及於唐義勇民丁團結什伍衣裝弓弩坐作擊刺各保鄉里敵至即發而郡縣固自兼領者也今則官以錢糧為重不容盜臣常俸至不能自給或多賊吏兵則自近成遠既為客軍天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之租稅然已不復繫守令事矣夫

辟官治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故上下之體統雖若相維而令不一法令雖若可守而議不一為守令者既不得其職將欲議其法外之意必且玩常習故避嫌碍例而皆不足以有為又况三時耕稼一時講武不復古法之便易而兵農益分遇歲一儉郡縣之租稅悉不及額軍無見食東鄰西挾倉廩空虛而郡縣無復贏蓄以待用或者水旱潦至閭里蕭然農民菜色而郡縣且不能以賑救而坐致流亡是以言治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與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出於郡縣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嘗求其故自我國家起自北土經理中原中原豪傑擅動甲兵保有鄉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古諸侯大開幕府辟置官屬錢糧獄訟一皆專制於已而不復有關乎上已而山東劄子地高兵強跳踉負固卒貽誣誅殲

而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歸於吏部錢糧獄訟類皆靡
白奉讞而不敢少自尊焉由是郡縣守令之職始輕而不得
自重矣必也辟官蒞政理財治軍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
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此予所
謂重郡縣之選嚴守令之職者蓋視唐宋之故典為然實當
今之急務也於是本歐陽子之所集為疏其古今郡縣之沿
革與夫政令之設施不同者以序之雖然此固非歐陽子之
意也予亦過論矣哉

樂府類編後序

初太原郭茂倩次古今樂府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紛亂呢
弊拳擬盜襲層見間出厭人視聽今故就茂倩所次辨其時
代且選其所可學者使各成家又從而論之曰古之言樂者
必本於詩詩者樂之辭而播於聲者也太史采之太師肄之

淵穎集卷第十二

十一

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詩殆難
言矣乎自秦變古詩樂失官至漢而始欲脩之燕代荆楚稍
協律呂街衢巷陌交相唱和當世學者司馬相如之徒徒以
西蜀雕蟲篆刻之辭而欲立漢家一代之樂府傳及魏晉流
風浸盛而其所謂樂者亦止於是嗚呼今之去漢則又遠矣
故今或觀樂府之詩者一切指為古辭雖其浮淫鄙倍不敢
芟夷殘說缺漏不能附益顧獨何哉誠以古辭重也魏晉以
降蓋惟唐人頗以詩自名家而樂府至雜用古今體當其初
年江左齊梁宮闈粉黛之尚存及其中世代北蕃夷風沙戰
伐之或作是則古之所謂亂世之怨怒亡國之哀思者而唐
人之辭為盡有之欲求其如漢魏之古辭者少矣雖然漢承
百王之敝治不及古唐之於漢則又不及於漢者遠甚是故
歸列第國忠秉政妖淫蠱惑養成禍亂而天下之俗日

於藝蕃戎構難隴右陷沒侵陵侮辱蹙我場疆而天下之勢卒以歲屢於邊擄甲執兵無有休息唐之盛時雖若未見其喪敗亂亡之感及其既衰而遂不能救然則唐世之治固有以致之而唐人之辭亦於是乎有以兆之者矣嗚呼世道之盛衰時政之治亂蓋必於詩之正變者得之豈不然哉然而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委巷苟觀其詩者則又必因其言辭之所指聲音之所發而悉悟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于聞唐有宋沈者開元宰相璟之曾孫每太常樂工奏伎即能揣其樂聲之休咎遇有工善算策者且曰彼將神遊墟墓伎雖善至尊不宜近已而果然衆工大驚夫以春秋之世鄭之七子嘗賦古詩而趙孟欲以觀其志之所向然今宋沈乃能以其善樂之故察人死生貴賤不遺毫髮何其神哉嗚呼詩本所以為樂也詩殆難言矣乎今之學者深沉之思不講而講為鹿跡鹵莽之語中和之節不諧而益為窳寒簡短之音此其心術之所形氣數之所至不惟趙孟知之是皆見謂於宋沈者也予故論之使後之讀是編而欲學是詩者可不慎哉

春秋釋例後題

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為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秦始郡國圖長曆本之劉洪乾象曆世多言其天文星曆為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為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

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玄孫也。漢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燕講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後則又隱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為孰愈也。今釋例具在有劉蕡序蕡太和中對賢良策譏切人主斥罵宦者文極激學一本春秋與漢董生天人三策相為上下蕡亦自稱董生且曰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未盡者今臣復為陛下言之壯哉蕡乎至為此序獨不類唐文之衰至此極矣。

春秋纂例辨疑後題

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而燕許三變而韓柳

雖其文振八代之弊及見當世經生攻訐治義踈則深敬之太常殷侑新注公羊退之欲為之序幸得掛名經端以霸不朽及寄詩盧仝又言其抱遺經束三傳然仝所著春秋摘微一卷間見一二亦未甚為學者輕重惟子厚答元饒州書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執弟子禮會先生病子厚出邵州竟不克卒業先生蓋河東陸淳元冲也與子厚同郡且云先生師天水啖助及趙匡知聖人之旨兼用二帝三王法至先生大備春秋集注纂例辨疑微指等書苞羅旁魄輻輳上下一出於正於是乎春秋有啖趙陸氏之學往予北游京師始從國子學見陸氏纂例十卷是金泰和間禮部尚書趙秉文手本太原板行後又得陸氏辨疑七卷微指二卷而集注久闕自唐世學者說經一本孔氏正義及宋之盛說者或不用正義六經各有新注爭為一己自見之論而欲求勝於先儒已

成之說宋子京傳唐書猶不滿於漢助者豈啖助實有以聞之故欤雖然啖趙陸氏未可毀也後之學者自肆於藩籬闢域之外口傳耳剽而不難於議經者必引啖趙陸氏以自解是或末之思也夫

春秋折衷後題

自西漢學著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守訓詁不敢少變繼而舊說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者獨傳於今春秋一經始立公羊氏學又立穀梁氏學東漢左氏學又盛行古傳後出者曰勝後儒注古傳而世亦取後出者為宗公羊氏有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休獨有名穀梁氏有江公尹更始而後范甯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駿賈逵服虔後有杜預故預亦獨有名焉呼豈預必能為左氏忠臣哉休固陳蕃客也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公羊墨守十四卷穀梁廢疾三卷

淵源集卷第十二

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鄭康成獨反之學者多篤信康成今猶見甯所集穀梁解又服虔自有左氏釋病一卷不見也雖然公穀左氏三家之說後出者皆傳於今殊不知胡毋生江公劉子駿諸人復云何也藉令諸人所說不廢至今並傳孰能有以大公至正之道一正之哉不然猶治亂絲益棼之也訛日以訛舛日以舛不以聖人之經觀經而徵諸傳不以賢者之傳解傳而又徵諸何氏范氏杜氏獨何歟幸今三家之說尚未泯則唐陳岳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蓋昔漢儒嘗以春秋斷獄予謂非徒經法可以斷獄而獄法亦可以斷經何者兩造之辭具備則偏聽之惑無自而至矣揚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讀春秋者曾不明漢晉諸儒之遺論又何貴乎學者之知經也哉

春秋權衡意林後題

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
葉芴遺關蓋昔左氏言孔子作經從諸國赴告故又博採他
事以附經今劉子乃據閔因叙謂聖人悉徵百二十國實書
傳者從之將當時諸國所赴告者各有書也抑此豈即墨子
所稱百二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晉有乘楚有禱祝魯有春
秋秦世家文公以後始有史以紀事王道衰諸侯力政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凡經傳之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晉地理志
且引夏商時國二斟豕鬻過戈之屬非周舊也齊桓晉文之
盛朝聘盟會侵伐敗亡者無慮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雜種
又豈悉有書可徵乎史稱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周
室且歷聘七十國又云與魯君子左丘明觀史記自隱公訖
于獲麟要之春秋固魯史也因麟出而虛其應故取而修之
非本書獲麟者所書周室事亦鮮無觀周史孔子世家孔子

嘗往來齊宋衛陳蔡之郊晉故霸國也聞趙簡子殺實驪鳴
犢至河而弗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里地封之子西靳不可
又輒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必有七十國也然亦何暇悉徵
其書乎墨子戰國人云稱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遺
言也何則杞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王禮而祀
乃以辟陋而用夷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唯古之官名得之郊子它無見也雖然聖人作春秋但曰魯
事以寓王事隱桓之初王政不行而魯與齊鄭宋衛交齊桓
肇伯而魯事齊晉文繼伯而魯又事晉襄昭以降伯統將絕
而魯又事吳楚故經之所載類不出此數國事然則春秋固
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誠不得而筆削之又何待悉徵百
二十國之書乎嗚呼閔因之說是亦無徵而弗信者矣

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趙之間學徒從者
殆百人嘗手山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
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
二百餘童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
秋時光堯南渡父讎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寤
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未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
經筵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莫一悟
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畫汪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
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明人李
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
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
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與聖人時
中之天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歌向

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履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
之仁甫遭擄遇姚少徽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
國破家殘不欲北且誓死會夜月出即逃乃亟被鞍躍馬踰
積尸間見其解髮脫履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厯也
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畫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
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傳宗仁甫為有以教之
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
下擾攘之際乃能盡裝先儒博覽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
邸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道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
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
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愧乎胡傳之字矣

附錄一卷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玄懿之學叢
沉雄奇絕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
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
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先生諱美字立夫姓
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于番再遷于睦三遷發浦江之新田
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
也高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
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
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
祖諱鉅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國公妣
金氏追封渤海國夫人父諱直方集賢大夫學士榮祿大夫致仕

淵穎先生碑

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
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曰名曰采夫
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
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崑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
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令名族父幼敏家素多
書先生時出與群童教私挾一編以歸晝夜讀竟又復往易
或以聞于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
傳謂曰尔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尔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
第一字不遺幼敏以為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
盡出所藏書界之讀巖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
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指趣
巖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應世林政不足多也自
是以來先生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其謀術數

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于東夷即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其持尺書諭之足矣曰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孺主去留士此三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拉燕每遇中原奇絕處輒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前迎後却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貫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五洩鄰接蒙幕似不類人世先生日歎咏其中暢然自得或

至暮忘返游覽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真偽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甄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曰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必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之曰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眾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游先生遇之恒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累饒州路長輝書院山長亦行而疾作衰風

挾冷血交酸顏面壅黑兩脛罷癯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棲遲衽席愈不自振忽夢作重汪疇贊覺謂人曰汪疇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益甚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于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諱士謚以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窆鄉之盍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玄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各祠之於學官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為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果表裏一致與人游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鬚鬢皆白 嘗見者改容鑒裁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察其為其代其所作當其賦咏捷如桴風一日於人家見几上堆刻紙數十番賦為長

淵穎集序

三

歌頌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縟麗觀者驚以為神謂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彙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夫自文氣日卑士無真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為低昂其推古之作者則曰雄渾灑富唯

有漢之文為然淳質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為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實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愧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大顯白于世所幸雄篇鉅冊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尚當歲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銘曰
大火焯焯司十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仲也有赫厥靈郁紛輪

困數為至文降于人也。昔漢文徵補綴斯皇變化凌厲動無
方也。雲流焱行品彙咸身於燭其光亦無聲也。胡積之腴不
顯其施。迄于混茫。朱鳥之區。地騎箕之精。上為列星。發天之
符。合地貞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秦華
嶙峋。長河蒲沅。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門人前史官金華宗
濂撰

謚議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
矣是則文者固囿乎天地之中而實能備莫乎天地品裁六
度叶和三靈敷陳五彙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為而所謂
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為經學聖人者必法經
以為文譬之於木經其區幹者數文其柯條者數安可以岐
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故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

淵穎集序

雖欲昭復世之弊而失之古義蓋遠矣有如長蘆書院山長
吳公先生風裁峻峭才猷先茂六藝之芳潤為一代之文
英纂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脈絡而標其凡於春
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而極其言於
三史則析分義例而羅其斷藻續所及無物不華注如長江
峻如喬嶽激如雷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通莫
拘若應龍之不可羈縻其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
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闢其藩垣而逐其軌
轍者也嗚呼盛哉門生學子僉曰經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
貞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謚曰淵穎先生云門人金華宗濂等
謹議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淵穎吳先生集〔元〕吳萊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919-2

I. 淵… II. 吳… III. 吳萊(1297~1340)—文集
IV. Z424.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115377號

ISBN 7-5013-2919-2



書名 淵穎吳先生集(全四冊)
著者 〔元〕吳萊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f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六一·七五
版次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919-2 / K·1170
定價 一九八〇圓

